

金领系列

钟道新小说

# 权力的终端



文化艺术出版社



钟 道 新 小 说

金领系列



\* T 0 1 9 3 4 5 \*

# 权力的终端



文化艺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的终端/钟道新著, -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0.1  
(金领小说)

ISBN 7-5039-1939-6

I. 权… II. 钟…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6440 号

### 权力的终端

(金领小说系列)

钟道新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邮政编码:100073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印刷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8.5 印张 150 千字

ISBN 7-5039-1939-6/I.831

定价:14.00 元

## 所谓“金领”

“金领”，泛指有丰富收入的高级管理者。他们管理的或公司、或地区。总之都是大单位。所以，不言而喻，这套书是围绕权力与金钱展开的。

“权力”与“金钱”虽是永远的时尚，但这套书却很雅致，有品位，也值得去品味。

——钟道新

## 目 录

### 权力的终端

|            |     |
|------------|-----|
| 第一章 .....  | 3   |
| 第二章 .....  | 13  |
| 第三章 .....  | 21  |
| 第四章 .....  | 35  |
| 第五章 .....  | 43  |
| 第六章 .....  | 55  |
| 第七章 .....  | 60  |
| 第八章 .....  | 68  |
| 第九章 .....  | 82  |
| 第十章 .....  | 91  |
| 第十一章 ..... | 106 |
| 第十二章 ..... | 114 |
| 第十三章 ..... | 120 |
| 尾 声 .....  | 125 |

### 宇宙杀星

|           |     |
|-----------|-----|
| 第一章 ..... | 130 |
| 第二章 ..... | 145 |
| 第三章 ..... | 157 |

|            |     |
|------------|-----|
| 第四章 .....  | 168 |
| 第五章 .....  | 180 |
| 第六章 .....  | 192 |
| 第七章 .....  | 201 |
| 第八章 .....  | 211 |
| 第九章 .....  | 223 |
| 第十章 .....  | 234 |
| 第十一章 ..... | 247 |
| 第十二章 ..... | 256 |
| 尾 声 .....  | 263 |
| 后 记 .....  | 265 |

## 权力的终端



# 第一章

回到京门饭店七楼宏达特别开发公司本部，彭晓民打开保险柜，取出一个皮夹子，从里面拿出一本护照。

早在一年前，他就成了N国人。换言之，就是买了本N国护照。此护照的编号是：N-17，意思是“归化N国人”。这种护照比PE-11要好。因为后者是“外国N国人”，也就是“编外N国人”的意思。两年前，财政困难的N国政府向海外发行这两种护照。前者值一万美元，而后者只要三千美元。而他毫不犹豫地买了前者：如果在手里有钱的时候，他总是买最好的东西。

彭晓民五一年出生在一个标准的军人家庭。他的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陆军学院的院长，中将军衔。像老将军这个级别的干部，只要不“卖身投靠”，“文革”中就少不了被折腾得死去活来。等到“四人帮”粉碎，他已是疾病缠身。临终前，老将军把当时看来

为数甚巨的补发工资，全部给了最小的儿子彭晓民。

彭晓民并不是一般人印象中的花花公子。少时受过优良的教育，“文革”时由父亲的一个老朋友荫护，没有像百姓子弟一样，去农村插队，而是先参军——当然尽管“文革派”看上去法力无边，但军队还是相对独立的——再上航校。航校虽说只是一个中专，但毕竟是在上学、读书，和“种地”之流不可同日而语。所有这些，再加上他们家广泛的社会关系和他的个人才能、智力和几万块钱的资本，就具备了先决条件。

他先把父亲的钱投在机电行业，然后又转向办公自动化。八十年代的冰箱、彩电热，中期的电脑热，一浪一浪，全都赶上了，很快就积聚了数百万元。当有人问他其中原因时，他总是说：“仅仅是凭借良好的感觉而已。”

“感觉”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幌子罢了。他并没有把自己真正所遵循的商业铁律说出来：任何行业的利润都是从零到最高值，然后又从最高值返回零。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以电脑为例：在北京有十家电脑公司时，一台电脑能有一万元的利。而当北京有一千家电脑公司时，每台电脑的利就只有几百元了。因为市场的总份额是一定的，所以应该在某些行业还正在半波时，就做转向准备，一旦它达到顶点，就立刻抽出资金投向新行业中去。他并没有上过任何的商业学校，更没有工商管理方面的学位，这是从惊人的商业直觉中提炼出来的朴素真理。有许多平庸的商人，不知道吃过多少回亏，仍然不会总结。

“你去整瓶酒。”这个“整”字，彭晓民是从父亲

那里学来的：老将军一辈子过供给制生活，从来不说“买”。

听见声音的伍勤，依然用宽阔的背对着彭晓民。他是个足有一米八的大个子，脸上有一道横行的伤痕。就是这道伤痕，使他变得相当内向，不愿意面对任何人。

“你倒是快点去啊。”彭晓民不耐烦了。

“多少钱的？”伍勤依然背着身闷声闷气地问。

“最好的酒、最好的菜，和最好的朋友喝。”彭晓民这才想起少发了一条命令。伍勤执行起命令来，和电脑很相似，如果你输错了一个字符，它就会认为指令非法。

伍勤走后，彭晓民把里屋卧室的两个大枕头放在地上，和沙发垫子合垒成符合人体曲线的模型，然后躺了上去。

他第一次动更换身份的念头，还是因为老牛的一次谈话。

老牛不能算是他的朋友——在生意场上是没有朋友的，是朋友就根本没有办法在一起做生意。他不过是一个不错的生意伙伴而已——他有着一张秦城监狱一般的嘴巴，但某次酒后他还是说：“在中国只有两种人好做生意：一种是国家的代表，规规矩矩地做，自己只用不拿。另外就是有外国身份的人，从打有义和团，外国人就比中国人吃香。他们在某种程序上，是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停了一会儿，老牛又说：“有时我好怕。”

他诧异地看着老牛：他怕的是什麼？此人虽无家庭背景，刚上商场时，确实是两眼一抹黑。但他敢使钱，也舍得使钱给人：一般人从银行里贷来二十万块钱，顶多拿出其中的一二万块钱送人，而他却敢拿出十万，甚至十五万送人。于是他用钱开道，两眼雪亮。到纺织部门、机电部门拿个批件，就像从自己的保险箱里取东西一样方便。

“你们永远不会懂我的心态。我和那些当权的人，没有任何家庭、血缘方面的关系，我只有靠钱。所以在我有钱时，什么都好说。你也是个玩钱的人，还不知道钱是怎么一回事？就像玩五个球的杂技演员，只要有一个球接不住，就全都玩完了。所以赶紧趁有钱时，弄一个身份来。”

老牛讲完纯理论，又以故事作例证：“一个英国商人、一个法国商人和一个中国商人在一起侃什么是幸福。英国商人说：幸福就是你在一次艰苦的商务谈判后，真皮包里夹着一份签订合同，在一个阴沉沉的傍晚回到家里。家里已有一套柔软的睡衣、一双在熊熊的壁炉旁烘热了的拖鞋和一个满脸笑容的妻子在等待着你。法国商人立刻就说：你这也太不罗曼蒂克了。幸福其实是在一次商务旅行中，你遇到一个有着浓烈热带风情的女子，和她愉快地相处了一个月后，毫不遗憾地分了手。中国商人说：你们说得都不对。幸福就是你在甜蜜的睡梦中，突然被一阵强烈的敲门声给惊醒了。你开门一看，发现是检察院的检察官领着一群法警。为首的检察官拿着一张《逮捕令》说：‘老马，你因为在商业活动中违反国家法令而被捕。’法警

跟着就把亮晶晶的不锈钢手铐亮了出来。这时你非常镇静地告诉他们：‘对不起，老马住在隔壁。’”

老牛这个故事虽然给他以深刻的印象，他当时并没有完全理解。但没多久，老牛就进去了。老牛一进去，他马上就懂了：自己虽然背景比他好，也不像他一样为所欲为，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再加之，最近的市场远不是八一、八二年，已经渐渐地规范起来了，如果不能直接和境外联系起来，而通过一些中间公司进货，就连费用也赚不出来。

基于以上两点，他很快就下定决心更换自己的身份。与此同时，和他原来挂靠的单位脱离。挂靠是一个很奇妙的概念：一个纯粹个人经营的公司，为了方便——很多单位为了避免嫌疑是不和所谓的“个体户”打交道的——而挂在某个单位，只要每年给这个单位一定的管理费，就可以使用这个单位的名义、账户。这样做，你虽然在生意方面有了方便，但你这个单位从理论上说，仍然是国营的。这在钱财使用上，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一切决定都是在一年前做出的。就在这一年中，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做出了严惩腐败的决定。而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根本就没有波及到他。

因此彭晓民对自己的决断力很是欣赏：在这方面，他自认为很像父亲。看来精神气质方面的特征，也是能遗传的。他事后对人说：“一个人比一个人聪明不了多少，有的时候只要比别人早行动一天就行了。”

他心里有一个计划，在新近和一位外商谈完一笔生意后，他就决定把这个计划付诸实施。至于向哪个

方向“实施”，他目前知道的第一个目标是香港。因为如果到欧美，他的语言不通不说，也没有任何的社会关系。买卖看上去做的是钱，实际上做的是关系。而香港除去一些他平时积累的商务关系外，在不少中资机构中，他也有许多熟人，比较容易打开局面。至于局面打开了以后怎么办，他暂定不是杀向东南亚，就是返回大陆。

等伍勤坐好，彭晓民就端起酒杯说：“我要去香港了。”随之一口把酒干了。

伍勤也跟着了一口干了。

“你怎么也不问问我为什么去香港？去香港以后是什么打算？”彭晓民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尤其在喝酒时更是如此。

“您的事情我不懂。”伍勤老实地回答。

“你确实不懂，不过你倒是和我说两句话啊。别老和基督山伯爵的哑巴仆人似的。”

伍勤还是不说话，只是费解地看着他，一个人如果长时间地不说话，说话功能自然就退化。

彭晓民这才想起伍勤不可能看过《基督山伯爵》这书，因为上次问他看没看过《红楼梦》，他想了半天后才问：是不是一盘带子？

“说什么都行，但今天你必须和我聊聊！”伍勤追随他已有二十多年了，而他今天是第一次产生和他谈话交流的念头。

伍勤不知所措地看着他的老板。他是彭老将军勤务兵老伍的独生子。老伍从红军时代起，就一直在老将军身边当勤务兵。建国后才成的亲，所以伍勤在五

二年才出生。老伍没什么文化，但评军衔风一起，彭老将军就把他放了出去。他不肯。老将军说：“你如果总在我身边干，怕是少校也评不上。”彭老将军知道内部有一个规定：红军不下校，八路军不上将。也就是说：只要你是现役，红军干部最小的也可评一个少校，而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最多也是大校。但他没把这话告诉老伍，因为他一向是个说得少，做得多的人。可老伍固执地认为这些全扯蛋，最后老将军只好命令他下去。可他下到基层当团政委不到三个月，就跑了回来。问他原因，说是和团长合不来。到了评军衔时，彭老将军先是派秘书，然后又亲自出马，三上总政，才给老伍弄了个中校。

得了军衔，老伍挺高兴，每天都穿戴整齐，并把三级红旗勋章、三级独立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都别在衣服上，有一次老将军开他的玩笑：“把我的勋章借给你别吧？”老伍吓得赶忙摆手：“我要是别上一个，就得损阳寿十年。”军队勋章的等级是很严格的：如果你在红军时期连以上、抗日时期营以上、解放战争团以上，那你就能分别获得一级红旗勋章、一级独立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老伍在1966年当团长期间因饮酒引起肝硬化而去世。临终托孤，老将军自认为责无旁贷，就把伍勤收养在家，说是当儿子对待。

伍勤的学习不好，但在技击方面却很有天赋：他先是和警卫班的战士学，等把他们都打败后，就拜学院的格斗教练为师。他一点就通不说，还膂力过人。一次放学时和三个小流氓打起来，把三个都打得住了

院。老将军大怒，从此禁止任何人向他传播任何格斗技术。可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找来一本书，依图练起“铁砂掌”来。他先是拍铁砂，然后就竖起五指往铁砂里插，弄得两手血肿。彭晓民看了心痛，拿过书一看，才知插、拍之后，应该用以藏红花为主的中药煎熬成汤洗手。就问他为什么不用，伍勤答曰：“没钱。”

因为有了药，彭晓民就和伍勤一起练上了。但练了没两天，他就坚持不住了。

“您是少爷身子少爷命，就甭练这个了。有用得着的事，我来给您干就是了。”伍勤称呼彭晓民，和老伍称呼彭老将军一样，从来就是使用“您”字的。

有了这个台阶，彭晓民顺着就下，从此不再问津。

“文革”中彭晓民去当兵，本来也想把伍勤带去。但是接收他的那个兰州空军的副司令表示：“要你一个已经很困难了。”于是只得作罢。

对此伍勤认为没什么：“反正老太太还在北京，得有个照顾。”他倒过来安慰起彭晓民来：“我爹老说：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倒不是说村子搬了家，而是河水改了道：它先是从村西流过，后来改从村东流了。”他认为这是很深刻的道理，解释完后说：“你放心吧。”

彭晓民在空军一干就是八年，在这八年中，伍勤一直在北京一个油泵厂当钳工。虽然他的技术相当不错，但因为经常为了照顾彭母而缺勤，所以到头来还是个二级工。

“春江水暖鸭先知”，彭晓民转业到某个国家机关没几天，就停职创办宏达特别开发公司。而开业后第

一个想到的就是伍勤。当时伍勤很有些犹豫：他认为自己不是干买卖的料，更何况年龄也不小了，应该有一份稳定的职业，积攒几个钱好成个家。

彭晓民让他放心：“我敢保证你的工资永远是八级工的两倍。并奉送你一份足够娶两个以上老婆的钱。”

伍勤相信了彭晓民的保证。彭晓民也确实完成了保证：商业利润远远大于实业，工资在其中只占很小的部分。他知道这笔感情投资到了位，回报是不会小的。

“我到了香港之后，这里可全靠你了。”彭晓民把自己杯子里的酒斟给伍勤一些。

伍勤的嘴巴动了动，但没出声。

“你是想说，宏达特别开发公司办公室一关，公司就不复存在了？”彭晓民刚才给伍勤讲了他的大概计划：为了节约一些费用，把公司的办公室由原来的五间压缩成一间，人员也精简到只剩伍勤一个。

伍勤点头表示彭晓民猜中了。

“现在咱们的办公室是小了，人员也少了，但咱宏达特别开发公司的牌子还在。以前打仗时，一个部队被敌军包围了，没几个人冲出来，但只要这个部队的军旗还在，它的建制就不会被撤销。以后我一回来，只要手中有钱，人还不好找？房子还不好租？”

伍勤还是似懂非懂。

“我顶多走上几个月，如果你在这里呆腻了，过些日子我想办法把你也弄去。”

“我想和你一起去香港。”伍勤突然说。

在彭晓民的记忆中，伍勤好像从来没有提过什么